

谨将此书献给——

天下布衣

与华夏大地

新版序

## 支撑心灵的恒久力量

2018年岁末，郑勇告诉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可以出《中国布衣》新版，让我写一个“序”，介绍一下相关的社会述评。

这本书是以我父亲为主人公的散文型传记。

小的时候，我以为人人的父亲都是一个样子。长大后，我发觉我的父亲是特别的。

父亲那些富于特质的个性与行为，即便是习惯了家人，也会觉得唐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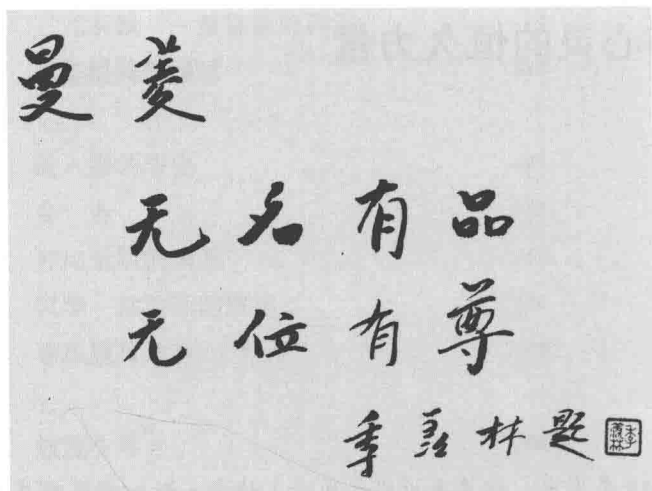
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因参加季羨林的“米寿”庆典，特请父亲代笔为我写一幅贺幛，由他熟悉的店铺装裱。

等我出发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毛边宣纸。

他对我道：“我想过了，季羨林的寿堂，一定是名家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挂在那里。你和他另是一层关系，你看着办吧。”

字是写好了，用他平时最喜爱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为贺词，但没有装裱。

没有商量余地，没有时间弥补。



季羨林悼念父亲的题词

这就是父亲的脾气，时常会在意外之中倔犟地冒出来。

我只得怅然登机。第二天到朗润园，面对季先生，拿出这只信封，尴尬地说明原委。

季羨林听完我的话，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张毛边宣纸，说出两个字：“不易。”

沉静了一会儿，他说：“我自己裱。”

这对季羨林可能是一个深心的震动。他正在炙手可热的势头上，没有人不“凑趣”的。

这幅字如果装裱过，看在我这个“小友”的分上，先生是会让秘书安排挂进贺寿堂的。

但是，远方的那个执笔者，却表了态：“不合适。”

父亲的心思，如水清明，如竹有节。

那天在勺园二楼的小会议厅里，启功、范曾等都送了字画，果然

是琳琅满目。

我算是“服了”父亲了，是“不合适”。

季美林却专程点名，要我这个远来之人发言。

2000年冬，父亲离世。季美林提笔为我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这不是一般应时流俗的笔墨，含有情思，是针对我父亲的为人而题的。

其实季美林的本质，也是“布衣”，后来尊荣天下，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我去看望，他曾向我提起过《浮生六记》。

行走在人世边缘的他，透露出人生的孤苦与无奈。

季美林逝后，我到北京，忽有人送来一个龙凤呈祥的锦缎筐，里面是父亲的那幅贺寿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装裱精当。

来说，在那次“米寿”后，诸名人的字画季老都没有保留，唯独存下了我父亲的素纸一张，嘱人送到最好的店里去裱好，日夜挂在小书房内。

当他住院后，家中混乱，特意交代，此物件要回归到我的手中。

展开字幅，不由泪垂。想先生临终前多少“要事”没有交代，却提前想到了我和父亲。

这字幅的保存和送回，是他对“布衣人格”的理解与欣赏，含有敬意。

两位老者达成“神交”，穿透了距离和地位。

在他们逝世多年后，这个故事的分量日渐加重。

恪守本分，自知之明，这是一种真正高贵的气质。“布衣”的节操，是我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



钱绍武来信

一天，著名书法家钱绍武来到朋友吴学昭家，看到我父亲的作品《人文书法》。当时他很激动，说：“请这人来，我要和他谈谈。”

吴女士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钱先生叹惋不已。他认为我父亲的字还将有更大突破。

“不过就书法是表现感情和性格而言，现在他已经达到了。”

钱先生总结我父亲的字为：“高、雅、清。”

那是2005年9月23日，钱先生将赴英国前夜，情不自禁，写下了五页墨宝，让我送到父亲的坟前去烧祭。

信中写道：“看了进德先生的书法作品，我立即为先生的格调所激动。先生书法毫无时下的做作炫耀习气，一种诚恳质朴又刚正不阿之风扑面而来。中国人相信艺格即人格，艺术的魅力即人格的魅力。”“大家觉得如果他在世，我们一定会成为挚友。”

我告诉他，父亲一心追求书法，拒绝世俗约束的那些事情，钱先生说：“你不用讲我也知道。他的字都表达了。字就是他的人品。”

钱先生将我父亲的真迹挂在自己的卧室，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怀着哀痛说：“你看这一笔下来，力气渐弱，这就是他的身体不行了。”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这是父亲的心声。这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和决定，也震撼了我。

我常审视自己：我为什么写作？是为了评论吗？还是为了真正的读者？

云南书法家李群杰先生写道：“看了这些字画，历历如见其人。一面看，一面禁不住连说了三次‘清高’。他的字里面体现了其人一种清高的情怀。有骨气，有傲气，神融笔畅，外柔内刚。看得出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人。他的字没有媚俗之气、浮躁之气，直抒心怀，表现个性，功底十分深厚，早年有很高的楷书造诣。书法不难于精工，却难以胜俗。他做到了。”

云南出版界人士胡廷武写道：“令尊大人的书法有很深的功底，但他的字不炫技，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意味着刚强、正直；意味着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坚守。”

北大出版社曾经在颐和园听鹂馆为《中国布衣》举办过一个聚会。北大导师严家炎、洪子诚、谢冕先生等都来了。他们对《中国布衣》各有好评。孙玉石老师也表扬过这部书。

北大程郁缀教授自告奋勇地为《中国布衣》做校对，将所引用的古诗词查证了一遍。

他说：“我始终认为这是你写的最有价值的书。《中国布衣》这本书，是可以传几代的。”

诗人吉狄马加说：“这是一本有社会价值的书。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

学者谢泳评道：“这本书是用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写出来的。”

云南作家黄尧说：“《中国布衣》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发现，中国有布衣文化，且布衣文化源远流长。”

然而比起文坛和专家的评介，我更在意那些真正的民间读者，他们的态度。

《中国布衣》初版时，北大师弟李宇锋之父当即买下五十本，送

给他的老朋友。

如今宇锋去世了。他曾在重病中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做“文革”口述史。

任继愈之女任远，与我是同龄人。她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读到这本书的：

我读《中国布衣》出于一个偶然机会。2005年，就在我回国探亲前一周，日夜盼望我回家的妈妈突然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我到北京时，妈妈已经躺在太平间好几天了。家里还有悲痛欲绝一句话都不说的老父亲。半夜三更我想妈妈，睡不着，又不敢哭，不敢惊动任何人，光着脚在屋里乱走。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中国布衣》。

张曼菱笔下她的父亲，也是我父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崇高的爱国情怀，有坚不可摧的人格，有在艰苦环境中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曼菱的父亲是一个缩影，是他们当中一个代表。这本书在我精神最痛苦的多个不眠之夜，给了我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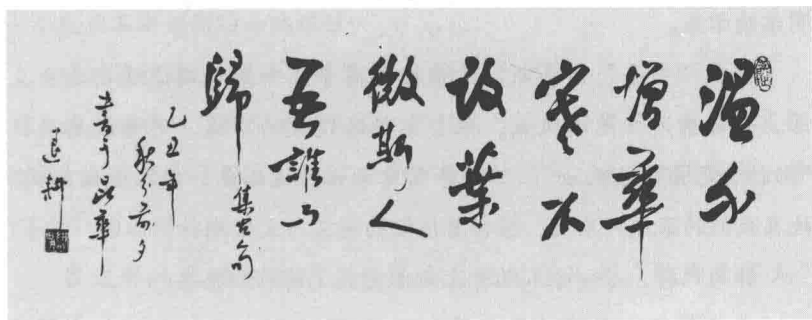
她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长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的父亲也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们的品格和精神是留给我们永远的财富。

后来，任继愈先生觉得《中国布衣》值得收藏，就把这本书交给国家图书馆了。

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易君博赠送父亲两句话：“拔乎流俗之上，立于千圣之表。”

一群退休工人读此书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像进德先生那样生活。”

吴学昭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美国华人社区图书馆借《中国布衣》，要排队两周后才能借到。



父亲所书为季羨林贺寿之字幅

一位在美国开办华人学校的昆明人找到我家里，索取这书及父亲的书法。他说：“这是美籍华人教育孩子最合适的教材。”

成都的青年记者张杰写道：

“看《中国布衣》这本书，我大概明白了称得上‘布衣’的这类人的活法儿。也思考了，如果一个人不从政不为官，也没有去社会上沽名钓誉，也无意成为社会上的名家文人，那么他该如何活出自我的价值？有一份普通的职业，自食其力，有自己一套立得住的审美、道德、世界观判断。从读书、思考，修习技艺，建立汲取营养、培养自我精神的方法，从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甚至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上，都可以是表达自我、向社会输出价值的渠道。

“此外我还有一种干净脱俗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作者的父亲，以‘布衣’的读书营造的书香家庭，家教开明，父女同读，追求真理，而不是陷于家庭琐事，家长里短。作者家里当然有人间的家庭温情，但是并没‘以亲情绑架个体’，始终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作者是真正的‘富养’的女儿：给予关爱、平等、自由。”

我写《中国布衣》，原出自“感恩”。

当年父亲“被流放”，这是一个“决定后代命运”的关头。母亲本想随父亲一同下去。父亲却说，要她“守住儿女”，让孩子们在昆

明继续学业。

世代“书香”何忍断？父亲抛妻离子，一个人到边远之地去生活。而母亲则在昆明执教，独自支撑这残破的家庭。父母毅然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儿女”，二十年信守承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故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蕴含着很深的恩义与文化期待。

作为儿孙，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承受到了前辈的恩惠。

我父母俱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外公的两支人在当地都是“望族”。我父母受到“五四”启蒙之光的烛照，他们都在未成年时就走出了家庭，追求新知与个性自由。

在他们身上，旧学与新学交融。他们的青春都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后方”度过，得到那个时代精英文化和大师的熏陶，使得他们历经磨难而终身向着光明。

这一辈人对乡土，对亲人，对朋友，对祖国、民族，对正义与社会的那一份执着深沉的爱，九死不悔，是我们比不了的。

回顾半生为人，我所做过的重大决定，例如“走还是留”“在哪儿生活？怎样生活”“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等，在所有最危险和紧要的时候，支持我的力量和信心，都是来自家庭长辈和先人的。

家庭与成长史，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角落，这又是一个事关“传承”的大计。

中国古圣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没有家族的传承就没有民族的传承。中华民族能够把文化和种族传承数千年，重视家庭、重视乡土与先人的传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比起“纯孝”之弟妹，我是个“孝而不顺”之人，从小有很多忤逆的行为。但父亲相信：这些看似“大逆不道”的行为，其实常常发自直率之情，有时是一种“有所作为”的意图所致，是使一个家族和

一个民族不断创新的必然过程。

他对我说过：“逆子不败家。”

这句话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如海襟怀。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会要求子孙后代做“亦步亦趋”的懦夫，也不主张遵循一种“不变”的法则。

在这样的家的包容下，我这一生也做过几件“敢为天下先”的事情。

我的母亲秀外慧中，曾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昆明市女中。她终生执教于大学，为同事和学生所敬爱；会刺绣，能烹调；通英文，爱音乐；娴雅善良，秉性坚贞。

80年代，我在北大提出了“东方美”的口号，其内涵就来自“母亲”的启示。

近有研究说，人一生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童年。

我的记忆力很好，很清晰。长大后，回忆起父母的一个细微神情、沉吟，也会成为我思考的节点。父母的感受与良知，一直是我内心深层的依据。

我父母守着他们善良纯洁的人性，一生“不改其道”。对子女讲真话，讲述他们亲历的往事，不受外界潮起潮落的浸染，恪守他们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清白。

有幸作为他们的长女，我从他们那里领悟到了人品的意味和历史的厚度。

北大中文系有位同学曾对我说，她很羡慕我能听到父母的真言。她的母亲是“格格”，家世很显赫，但她从小没有从父母嘴里听到过一星半点的家事——讳莫如深。

父母给了我一个“有历史真相”的家。

很多“名门之后”并没有得到前辈的文化遗产。因为恐惧心和

“保全子女”的顾虑。于是隔代发生了断裂。而我父母虽然是普通知识分子，却保留下那种幸存于民间的纯粹情怀。

我感恩父母对儿女的这种于情于智的信任。他们把半生人的阅历感受随时告诉我。

我从小就知道，在一部历史书下面，还有很多“现在还不能说”的事情。

而父亲并不悲观，总是说一句：“以后会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对真理的信念吧。

时常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的事？

珍惜先贤，敬畏历史。虚怀若谷，“天下”为大，这些都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母的口中。当时我尚在稚龄中，时常听到他们回忆自己年轻时代难忘的人和事，几乎都与西南联大有关。

2000年8月，我受云南省委之托，邀请费孝通先生来昆明参会。同时我也将一批西南联大老人请到昆明，了却他们日久的思念。其中有梅贻琦公子梅祖彦、闻一多公子闻立雕、冯友兰女儿宗璞、潘光旦女儿潘乃穆等，住在佳华酒店。我和摄制组一面照顾这批高龄老人，一面紧张地拍摄采访。

此时父亲病势已经沉重。他挥挥手，让我去酒店陪客人。他说：“他们的先辈都是对这个民族有贡献的人。”我含泪离开父亲。

当年12月，父亲从容辞世，在儿女心中留下永远的痛。

2003年4月，《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央视“热播”。我将光碟带到墓地，禀告慈父。

在他临终之时，有熟人介绍江湖医生，被父亲拒绝了。他冷静地告诉家人：“自从‘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就是方向。既然这个病



父母与作者百日时合影

是现在科学还解决不了的，就这样吧。”

他临危不乱的刚毅，视死如归的平静，我历历在目。

尊严地活着，尊严地死去，自古到今都是中国人追求的至高理想。由此，产生了多少英雄豪杰，谱写了灿若星空的中华历史。

父亲给自己的称谓是：“无名之辈”“一介布衣”。

然而父母平凡的人生，却使我们获得了支撑心灵的恒久力量。

长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为名人作传”。

我深知，我父母这样的人只是“沧海一粟”。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人，在“正史”中是没有声音、没有形象的。

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出版这本书的理由吧。

我父亲一直敬慕三联书店。当年我开始发表作品时，他曾表示：“你要有一天能够在三联书店出书就好了！”他的意思是，那就达到他心目中有价值的一类书了。

父亲任职的富滇银行，与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民国时期同年创建的，俱属于那一股强国与启蒙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每逢三联书店的庆典，云南这边也会有富滇银行的贺事。

如今，《中国布衣》在三联书店出新版，对于我和父亲都是隆重的事情。

特在“年前年后”闭门做准备工作，删去一些篇什，保留筋骨，以做精编，相信这将是一个较为满意的版本。

2019年1月11日

# 目 录

新版序：支撑心灵的恒久力量 001

人静日月长 001

君子之泽 014

放逐长河 026

雅致老家 036

布衣者，虚怀若谷 045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 058

父亲的左手 066

寒不改叶 070

墙上留联 080

不是无端悲怨“深” 087

最后的细节与《马说》 100

择生与择死 106

高山流水哀知音 111

三春杨柳 一介书生 118

落日故人情	125
三元茶钱 一盘青菜的西湖	131
又是橙黄橘绿时	140
进入家的历史	145
乡 音	152
冲出云层的闺秀	159
风琴 被剪断的旗袍	174
春风重重地吹	186
放逐少年	195
锦 盘	206
恩义的焕娘	218
骨头香	226
被放逐的心	234
照片的遗憾及成书	241
亲情文字	251
玻璃板下的照片	260
大地山河	273
附录 进德笔记《东鳞西爪》(摘录)	289
北大版跋：风中的布衣	303

## 人静日月长

一直到父亲辞世前，在我的心中，总以为父亲的时日是无穷的。

他似一棵常青树。无论他的相貌、身姿与动作，与我离家二十年前，几无改变。连白发亦罕见。我们是“青丝家族”。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陪父亲去他心目中的“圣地”——西安碑林的时机，我想弥补时，父亲则说，他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不去也罢。

他已收缩了自己的空间，其实是他已看到时间的紧缩。

父亲亦曾表示过，想到我曾经插队的傣乡去看看，亦被我那时忙着为知青“拍片”忽略了。

这是父亲进八十的日子。他依然热爱着所爱的一切，只是减少了许多外出的活动。

他经常静坐阳台，我来了，他就告诉我，当太阳照到家中墙上何处时，墙外的学生们下课、上操。他自己的看书写字也到了一个间歇。再照到何处时，可以准备淘米煮饭。

也有这样的时侯。我来了，父亲正在看书，只是一点头，仍看书。或拿出昨天写的几幅字来，叫我品评。我说的总是很被父亲接

受。父亲在此时便把一些选好的字画送给我去收藏。

父亲也写一些字交给他的两个孙子。此间已有去意。谁也不忍说破。

小小阳台，父亲写字的家当，笔筒砚台等，就摆在顶头的那张桌上。

母亲缝纫的机器则与之垂直。直角之间，是一张我从海南带回的躺椅。躺椅上，铺着父亲退休时单位赠送的虎纹毛巾毯。靠背上，是他们的孙儿们乳婴时代的小薄枕。

那两个他们曾经怀抱过的、早晚接送上学的孙儿，如今俱长成了高大的少年。

这阳台上，便是我父母的憩趣园。

所有人的习惯是，一进家就问：“爸爸呢？”母亲回答：“在阳台上。”于是跑到阳台门口，喊一声：“爸爸。”

躺椅上的父亲会悠悠然地对我指点，刺梅盛开了，或会问我闻见兰花的香气否？指指点点，就在这窗台上。

我家养两盆兰草，盆大而深，呈幽谷形。兰草的风姿，也像是在山里长的那种，勃发丝丝，犹如野性的瀑布，呈一种未梳理过的丛状，乱得有情。后来，有人也送我兰，理得太清秀，似雕琢了。

父亲从来不追求什么“极品”。我理解他的意思，只要它是兰，具有兰的特性，看得入眼，它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兰”，就是古诗词中的兰，就是深谷幽兰。

就是一棵普通的海棠，在父母的阳台上也因为温馨的陪伴而鲜洁滋润。

母亲还喜欢在初春的寒意里买来野山茶。父亲就静坐而赏。我来了，他说：“你看这野山茶，就像一个山姑娘那样可爱、自然。”

有一次，我想“净化”阳台。我说，应该把那些晾在窗下花前的